



我在香港打黑工

2013年，我與結婚10年的丈夫離婚，由親戚做主，移民到香港。

說是移民，其實就是為了打黑工，貪點香港人工資高的好處而已。要不是被我癩皮狗似的前夫逼得沒法，我是絕不會想到香港生活的。畢竟，移居香港的代價可比到北上廣深高多了。

離婚之前，我一個人扛著一個家。前夫吃我做的飯，穿我買的衣服，連他在外邊和人賭輸了，都是我給他還債。

離婚以後，我帶著兩個女兒回娘家。做飯、洗衣他還能自己湊合，但賭債就沒人還了，債主可不會讓他好過，沒幾天他就跑到我家，先是給我磕頭認錯，說是以後不再打老婆孩子、再不喝酒賭錢了，求我跟他重婚。見我抵死不肯，他就當著我父母女兒的面對我拳打腳踢，連我媽都挨了兩拳。

要不是我三個堂弟正好經過，父母死死拉著堂弟們要他們給我出頭，說不定走投無路的前夫真會把我活活打死。

明明已被打跑了，但前夫還是不死心，托親戚摺張話：“從今以後，你到哪裡，我就到哪裡，債主自然也跟到那裡。”他還說，既然我不顧夫妻情面，非要害死他，他就要讓我找不到工作，也沒人敢娶。

這麼多年來，我算是受夠他了。只要他去了哪裡，哪裡就是我的選擇。所以，香港才會成為我的目的地。

我與前夫都是海南人，那時候海南還不能到香港自由行，要去只能辦團簽。前夫是身上有兩個錢就賭光的人，自然不會有錢辦團簽，他連到香港的路費都湊不全。

而且，親戚跟我說，香港人均工資高，隨便一個洗碗工，月薪都能過萬，我只要辛苦幾年，就能攢夠孩子讀大學的學費。要是我肯再吃點苦，說不定過幾年就能給父母蓋一座新房子，體體面面地在鄉下養老。

這幾年，因為我不成器的前夫，父母在村裡沒少受白眼，女兒也沒少受人家欺負，我實在不願意繼續委屈他們了。眼看著親戚從香港回來探親，穿著新簇簇的衣服，大包小包的禮物分給親朋好友，我也心生羨慕。

想起小時候天線勾來的TVB信號，想起小童車裡五光十色的香港，我也沒怎麼多想，就答應了親戚，親戚拍著胸口說沒問題，叫我把證件給他就行。

而我到香港的第一站，就是美麗都大廈。

美麗都大廈在尖沙咀，就在重慶大廈旁邊，之前因為賣小鮮餅出名。

雖然說是大廈，但裡面餐館、商店、賓館、超市樣樣齊全，就是一個獨立王國。幫我辦移民的親戚在大廈裡開了一家廉價的小賓館，這幾年開放了自由行，給他帶來了很多大陸客的生意。

之前幫他打雜的女工也是親戚，但她已在香港住滿7年，拿到了永久身份證，自然不願意再做他的廉價勞動力。

除了靠體力吃飯的新移民，誰還會乖乖地拿著低於市價的工資，在這裡做牛做馬呢？親戚這才打上了我的主意。

這些事情，當時我都不知道，以為看著老母親的份上，親戚總會騙我。結果，我剛到美麗都，親戚就變了嘴臉，跟我說，他幫我辦移民花了30萬，利息可以不收，但本金一定要還上。

我哪裡拿得出30萬呢？跟前夫離婚，我幾乎是淨身出戶——當時想，只要能離婚就行了。陪嫁的一對金耳環和一隻金戒指都拿出來幫他抵了賭債，要不然他壓根就不會跟我到民政司辦離婚。等到來香港的時候，我身上只剩下300塊軟巴巴的人民幣，藏在胸罩的夾層裡，這還是我媽攢了好久才攢出來的救命錢，讓我留著在香港傍身的。

但是，區區300塊在香港能管什麼用呢？而我也根本不知道親戚實際上花了多少錢，但他說的數字我必須要還。

他知道我住哪，也知道我的父母孩子是誰。就算我跑了，家裡人卻是跑不掉的。萬一連累了他們，那我千辛萬苦到香港又有什麼意義？

明知我拿不出30萬，將我劈頭蓋臉數落一通以後，親戚便不再管我了。我只能厚著臉皮，問他借了50港幣，開始自己找起工作來。

3天裡，我跑遍了深水埗、旺角、

荃灣、九龍，為的只是找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，有一個狗窩能落腳。人生地不熟，還不會粵語，為了省錢多熬幾天，我連小巴都不捨得坐，全靠兩隻腳走。走完這3天，腳上滿滿的都是血泡。

可除了絕望，我別無所獲。香港的人工高是不假，一個洗碗工的起薪都有13000塊。但香港的物價更高，一碗雲吞面27塊，一瓶水6塊，租一間腳都伸不直的“棺材房”要3500塊。再算上交運費，辛苦一個月，也就勉強活著。

我到香港之前，完全沒想過會背上30萬的外債——我要給兩個女兒攢學費的。雖然她們的爸爸嫌她們是賠錢貨，沒事就打她們出氣，但她們都是我的小棉襖——每次前夫打我，她們就沖過來，抱著我、保護我。有好多個晚上，我覺得這日子沒法過下去，只想喝農藥的時候，就去看看兩個孩子的臉。

我當年是糊裡塗塗地結了婚生了子，但兩個女兒的人生才剛剛開始，她們聰明、好看，不該像我一樣，過著顛沛流離、寄人籬下的生活。

到了香港的第4天，我問親戚借的50港幣就剩兩個鋼鏰了，而我也沒了力氣，只能坐在美麗都大廈的樓梯邊吃麵包。那個麵包還是我來香港的第二天買的，吃了3天，早就發硬了，但我連大口咬都不捨得。

我一邊咬麵包，一邊流淚，覺得自己這回算是完了，只想跳樓死了算了。但我怕30萬的外債連累家人，孩子還沒了媽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沒什麼好辦法，只能哭著去求親戚，求他給我一份工作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親戚就是在等我求他，但他當時卻露出一副很嫌棄的樣子。他先沒說讓不讓我留下做事，開口就數落了我一頓：拿著單程證、欠他30萬、不會講粵語，也不會講英文。最後他蓋棺定論，說我在香港連做“雞”都賣不出價錢。

我一個人撐起一個家這麼多年，本也不是好欺負的。但我當時根本沒顧得上生氣，聽他這麼說，反倒覺得他說得對，整個人都發抖，就怕他不收留我，後來乾脆跪下來求他。可好說歹說，親戚還是一直擺譜不肯鬆口。我真的急了，顧不得身後人來人往，哭著沖親戚喊：“你要是不讓我在這裡做事，我現在就跳樓。我死了，那30萬你一分錢都拿不到！”

親戚這才在眾目睽睽之下答應了我。

然寄人籬下，那我就是砧板上的魚肉，親戚說什麼就是什麼。親戚給我開的工資很低，一個月6000港幣，還要扣掉3000塊來還債。我跟親戚抱怨，這個錢實在太少了，餐館的服務員時薪還有50塊。但親戚說，像我這樣沒有根基的新移民，根本沒人會要，遇上員警盤問就更麻煩了。我心裡害怕，就沒再說了。

跟著親戚唯一的好處，就是親戚能包我吃住。扣了“還債”的錢以後，剩下的工資我能自己揣在手裡攢起來。

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說包住，其他要求就不能太高了。我也是慢慢地才瞭解，香港人其實活得並不容易，遠沒有電視裡那麼光鮮。有些人連樓梯的角落都願意租，甚至在廁所上邊搭塊木板也能做床位，一個月還要幾千塊。

親戚雖然是開小旅館的，但經濟也不寬裕。收拾齊整的房間是用來賺錢的，給我住的地方在過道的窗邊，用木板分成的小隔間，寬不到一米五，長也不到一米五，在一塊大木板上裝個滑輪，就當門來用，再用一塊大木板卡住小隔間，就是睡覺的床了。

床鋪倒是現成的，但不是客人用的

白床單，而是先前女工睡過的舊褥子。但我不介意，只要是不用花錢買的，就是最好的了。只是小隔間實在小，拉上門以後黑漆漆的，跟睡在棺材裡差不多。我一個一米五的矮子，晚上睡覺也只能蜷著腿。稍不注意，想伸展一下身體舒服一點，腳後跟就會撞得木門砰砰響，嚇自己一跳。

能有一個住的地方，我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，只是門上沒鎖。先前的鎖是之前的女工買的，她走了，自然把鎖也帶走了，我只能到隔壁重慶大廈再買一把。重慶大廈出了名的印巴裔多，男人都長得五大三粗的，身上有一股奇怪的氣味，盯著來往的女性打量。每次經過我都害怕。

但也沒辦法，那裡的鎖幾乎是附近最便宜的了。我也不懂得怎麼在香港的銀行辦存摺，全副身家就放在小隔間裡。雖然過道都裝了攝像頭，但我還是怕。哪怕只是一個一砸就開的鎖，也能給我莫大的安全感。

第一次去重慶大廈，我是跑著進去、跑著出來的。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裡面過了大半輩子，出來的時候手心冒汗，但實際上只花了10分鐘。

至於吃的，親戚倒沒虧待我，有菜有肉很豐盛，我在家裡都沒吃得那麼好。美麗都大廈是這一片的物價窪地，除了莎莎這樣的大商舖以外，還隱藏著很多住戶們開的小飯館小超市，有些小飯館比自己買菜做飯還合算。

親戚平時就不自己做饭，都是叫樓下小飯館送一個葷菜、一個素菜上來，一天就算完事了。逢年過節會點一碟燒肉，但平時大多吃的是便宜的馬鮫魚。

雖然是老闆，但親戚的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，老婆常年身體不好，醫藥費就要花不少，孩子學費也不低，所以他對錢很計較。我也不覺得這算什麼事，能不花錢吃飯就已經很好了。小飯館的老闆和親戚認識十幾年，老闆兒子上來送飯的時候，總會免費捎上白飯和生滾湯。小夥子愛笑，人也很好，每次都多帶一些，剩下的我做成湯泡飯當宵夜。

也正是因此，我才能在香港留得住。

小賓館雖“小”，但也有30多個房間，我一個人要幹完所有的活。打掃房間、洗床單被套、辦人住退房收錢，都是我。我就像千手觀音，萬事萬應。剛開始的時候難免焦頭爛額，常被親戚罵“弱智”。

還好，小賓館裡事雖然多，但不複雜，不過一個星期，也就都上手了。每天早上，最晚7點我就得爬起來。整個早晨就像打仗：洗衣機開動後，先去把之前晾著的床單被套套進來，一張一張疊好，塞到櫃子裡；再把洗好的床單被套拿出來，甩幹水、晾好。一邊在洗衣房做事，一邊留意有沒有住客出來。

忙到9點，運氣好的話，我就能熟點湯泡飯墊墊肚子。很快就會有早起的客人出來退房，我得在大批客人出來退房之前把其他事情料理好，然後一心一意給客人算房費、收錢收鑰匙。

入住、退房，都是錢，所以小賓館裡頂重要的事。我心裡得有數，記住所有客人大概的資訊，然後找到入住記錄，收足客人的錢，再把鑰匙收回來。要是收不足錢，或者丟了鑰匙，我這一天就算白乾了。

有時候客人雖退了房，但還要出去繼續逛街，拖著行李不方便，親戚就讓他們把行李寄存在過道上。我還得留心看著，要是有個萬一，鬧到員警門上，就不好辦了。

怕員警，倒不是因為自己的粵語不靈光，現在的香港員警大多會講普通話

，只是我心虛罷了。畢竟，我拿的是單程證——按照親戚的說法，運氣好的話，可能問幾句就了事；運氣不好的話，說不定就留不住了。

在美麗都過日子，有點像華人在唐人街，不會講粵語不算事。親戚在香港幾十年了，粵語還是不鹹不淡，一樣能開賓館做老闆。

不敢住重慶大廈的大陸客都往美麗都跑，我那口不鹹不淡的普通話正好能滿足他們的需要。在大多數的無聊時刻，他們會倚在房門跟我閒聊兩句。

“你怎麼就來香港打工了呢？”他們通常會這樣問。

“親戚介紹來的。”我通常這樣回答。

一般情況下，對話到這裡就結束了。他們來香港不是為了住這種又小又破的賓館，他們住這種又小又破的賓館也不是為了和我聊天，只是嘴癢了想找個人說話而已。至於我是誰，我從哪裡來，無關緊要。

辦退房和入住的人，每天都不少。畢竟在尖沙咀這樣的繁華地段，一晚的住宿費只要200港幣，除了重慶大廈，哪裡都不會比這裡更便宜。我一天下來也總是忙的，唯有中午1點到2點，是我最高興的時段——要退房的都已經走了，要人住的還沒來，帳面和床單被套都弄好了，這是完全屬於我的時間——只要不離開小賓館，我做什麼都行。

至於招妓，那就更不費錢了。不管是美麗都還是重慶大廈，有的是人等著開張做生意，嫖資一般都不貴。我聽住客抽煙聊天的時候提起過，一般五六十港幣就能找到不錯的。要是他們不挑，一碟咖喱飯也有人願意。

很快我就和這些長租客熟絡起來，他們都是老一代香港人，享受過經濟騰飛的好處，現在老了不走運，卻還想保留一點英國人的紳士派頭，裝出點傲傲來維持自己的體面。

但他們對我還算客氣，見面都會跟我打招呼，買了新鮮的小點心，也會主動叫我去吃。逢年過節見到我，多少都會給我一封利是（紅包）。錢不多，一張10塊港幣而已，他們香港人很在意“意頭”。

其中有一位，對我尤為殷勤。不僅時常堆著笑臉跟我打招呼，請我吃點心，還給我整百的利是。有一次我跟他開玩笑，說他一個男人的手比我的還好。他當時笑笑沒說話，過後就在樓下的莎莎給我買了護手霜和指甲油。

要說我的心裡不感動，那肯定是假的。我在這裡幫工了這麼多年，親戚何曾給我買過什麼？我覺得過意不去，對他就比對別人周到些。

他明明是一個單身漢，換洗的衣服卻不少，每件襯衣都要燙過才掛起來。一個大男人，頂著將軍肚，縮在小洗手池邊洗衣服，看著很可憐。衣服洗好了又有陽光晾，掛得滿屋子都是。後來，我就幫他拿去洗衣機裡洗，晾乾疊好後，才還給他。

一拿一送，一來一往，我們就更熟絡了，有時候他會走出來，倚著門跟我開玩笑，笑著笑著就越靠近。有熟客看見的次數多了，就拿我跟他起哄，叫我們在一起算了，彼此也算有個伴。

我只當他們是玩笑，不敢多想。他是本地人，50歲出頭，是個“不婚主義者”。年輕的時候，手裡有幾個錢，又會討女人喜歡，女朋友換得比衣服還勤，7個孩子6個媽。現在年紀大了，頭頂禿了，肚子鼓了，更重要的是沒錢了，自然就沒有女人了。

他這麼說的時候，就一直盯著我笑，然後親密地拍拍我的大腿，跟我說：“年輕的時候，我不懂事，有錢都拿去玩了，現在孩子都不理我。現在我想收

心了，要是合適的話，就想認真認真地談，要結婚也可以。”

我一個離過婚生過孩子的女人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，關鍵是我也怕出醜——女人總比男人易動情，男人可以逢場作戲，女人卻渴望天長地久，而服務員和租客也難長久。

我年紀大了，經不起這樣的折騰，沒男人也總比丟臉丟錢強。男人給我的只是零花錢，我卻是要養家糊口的。萬一真跟哪個租客好上了，我怎麼好意思真迫在他屁股後頭，找他要房租？

要說催房租，真是小賓館一等一的大事。每到催房租的時候，租客們的矜持、禮貌就全都不見了，好像看不見我一樣，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，“咯咯”的皮鞋聲都輕了好多。

都是熟客，我也不能追得太緊，要不然傷了和氣，以後就沒法再占他們什麼便宜了。明明月初就該交個月的房租，我一般月中才問他們要。但他們還是推搪——欠一個月是欠，欠兩個月也是欠，欠得越多越占便宜。

一開始他們還會解釋一下自己的苦衷，不是說生意難做，就是說小孩子多、前妻掏光了家底。再到後來，他們就懶得解釋了，再問也只是笑，像是在看我一個女人能把他們怎麼樣？我怎麼能辦？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們不出門，我就拍他們的房門，當面催他們要；他們出門了，我就在小賓館的門口堵著，問他們要。

還好，這群人也還是要臉面的。堵過以後，多少都會拿出一點錢。畢竟香港居大不易，要活著就得學會給別人一條生路。

就這樣，我在美麗都生活了4年。這4年裡，我的生活無風無浪，更多的是日復一日的無聊。這裡沒有電影演的那麼恐怖，沒有當街的槍戰，也沒見過什麼黑社會。雖然偶爾會遇到一些小混混，但更多時候都是努力謀生活的老實人。

比如樓下小飯館的老闆，說是老闆，其實也和打工仔一樣，大熱天不捨得開空調，汗水淋漓地在爐邊炒菜，還經常把做作業的小兒子叫去送外賣。對面小旅館的老闆，捨不得請人做事，七十多歲的人了，一頭白髮都不捨得買染髮劑染，頂著大肚臍在旅館裡進進出出，為了能多一間房收租，在客廳的沙發上睡了幾十年。

最起碼在美麗都，我沒見過一個人是活得容易的。以前我覺得香港人的臉色難看，現在我也成了臉色難看的“香港人”。這裡的生活太累了，但沒辦法回頭。

我在香港幾年，認識的人不少，但沒一個朋友。熟悉的人都是老鄉，但我和她們的交流僅限於倚著門聊天，因為我想知道哪裡的人工高，搞清楚後我就繼續回去做事了。她們約我去公園玩，我也從來沒去過。

那些休息日就喜歡在大街上坐著聊天的菲傭，哪怕能說再流利的粵語，我也跟她們聊不來。流落到香港的親戚也有不少，但我都不願意去見，因為我不願意花錢，而拉關係總是要花錢的。對我來說，最大的消遣就是一個月休息一天的時候，走兩個路口到海港城逛逛，運氣好還會碰到哪個小明星在登臺走秀。

從海港城回來，我喜歡到重慶大廈的“大家樂”坐一會，點一份最便宜的套餐，用4包白糖配一杯燙嘴的絲襪奶茶，這個月就算過去了。

一個月慶祝一次發工資，日子就不會那麼難熬了。生活雖然一成不變，但我的收入還是比4年前多了一些。親戚還想用3000塊留住我，我告訴他，他真是想得美。我在香港雖然沒有立身之地，但在美麗都，我總能找到一份新工作。要不是看在親戚一場的份上，我早就跑了。

所以，親戚給我加薪了，現在一個月到手能有4000港幣。只是這些錢不屬於我，我得留著給小孩做學費，等著拿香港的永久身份證。以後她們要是想來香港，我就留在香港，多攢些錢也得把她們弄過來；如果她們不來，那我攢夠養老的錢就該回去了。

香港雖好，卻不是久居之地。我在香港所有的，不過是美麗都的日日夜夜。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，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，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需要運貨到其他國家？歡迎來電與我們聯絡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二十四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: 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

電話: 314-991-3747 傳真: 314-991-2554 e-mail: slcj@sprintmail.com